



麗霞 著

情断天涯路

I247.5

2320

情断天涯路

严丽霞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情断天涯路

严丽霞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7.5印张 2插页 159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 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600册

ISBN 7-5059-2072-3

定价: 7.40元

1·1452

目 录

1 被生活所迫的卖唱女	(1)
2 马桶巷里的一枝花	(11)
3 与外交官公子相恋之初	(21)
4 情敌	(29)
5 黑色的七月	(39)
6 踌躇满志的凌阳	(46)
7 花花经理的诱饵	(53)
8 爱的失落	(62)
9 染缸乎？醋缸乎？	(72)
10 坠入情网的花经理	(82)
11 美丽高贵的外交官夫人	(88)
12 浪荡子与花经理	(96)
13 被“拐骗”来的老婆	(105)
14 强拧的瓜不甜	(116)
15 爱里四季	(125)
16 谣言与诽谤	(136)
17 少女的玫瑰梦	(143)
18 重新觅回的爱	(153)
19 为花经理而殉情的“一枝花”	(161)
20 得到王子的“灰姑娘”	(168)
21 歹毒莫过妇人心	(177)

22	针大的窟窿斗大的风	(180)
23	不愿生活在妻子阴影下的大丈夫	(190)
24	不和谐的齿轮声	(197)
25	明星的绯闻与悲哀	(205)
26	新编现代剧《孔雀东南飞》	(213)
27	错位迷离的爱之歌	(219)
28	放手而去的“风筝”	(226)
尾声 孤独地等待		

1 被生活所迫的卖唱女

浩渺无垠的大海，湛蓝湛蓝的，脚踩起伏的波浪，如同柔软绸缎缠绕在身，方怡惬意痛快极了，一边奋力游划，一边朝后嗲笑高呼道：“嘻嘻，爸爸，你又输了，又输了！……”

爸爸甩了甩额前的湿发，奋臂击波道：“谁说的，我来了。”说着，逐浪而追。

方怡笑了，也展臂欲划，无奈，两手象被浓胶粘住，如何费力挣脱也舒展不开双臂。

“爸爸！”她扭过头向身后的父亲求援时，可 he 已不知去向。烟雾浩淼的大海中，唯剩下她孤独一人。

她惶惑恐惧极了。

“爸爸，你在哪？”

然而，她的嗓子似乎也被那浓胶般的海水呛塞住，哑哑无声。

湛蓝的海水不见了，柔绸软缎般的水顷刻间变成了稠如粥、浓似血般的胶，粘住脚，缚住手，身如称砣般直往下坠。

她窒息般地惨叫道：“啊，啊……”

……

“小怡，醒醒，小怡，醒醒，你怎么啦？”是母亲在摇晃她的肩膀。

啊，又是一个恶梦！

睁开惺忪睡眼，她看到睡相极不老实的妹妹，不仅手臂压在她的胸前，双腿也蜷曲得象只大弯虾般地搁置在她的大腿上。

她用力推出，酣睡的妹妹翻了个身，呢喃了两句，又沉沉睡去。

方怡麻木酸痛的身上顿然轻松不少，然而，那铭心刻骨的悲痛之情却袭遍全身。

爸爸！她又梦见了溺水而死的爸爸了。

她忍着悲痛，回避母亲那探询的目光，装着一副瞌睡不醒的样子翻过身。

她害怕看到母亲那憔悴悲怆的面容，仅仅十天，母亲就苍老了十岁。孩子失父，妻子丧夫，这人间惨痛灾祸就是这样毫不留情地降至这个温馨甜蜜的小家。

“唉！睡吧！”母亲拉熄了灯，掀开薄被，在她脚边睡下了。

回味刚才那梦境，方怡已无法再入睡。

十天了，她几乎夜夜都梦见爸爸，也梦见这曾吞噬爸爸生命的海。

一切来得是如此突兀而残酷。

那天，也同往常一样，她和弟妹做完作业，换好泳装，等待下班的爸爸带他们一块去海边游泳。

爸爸回来了，脸色有些苍白：“小莹，小洪，爸爸今天有点不舒服，改天再去好吗？”

“不嘛，我今天就想去嘛！”方莹嘟着小嘴撒娇道。

爸爸笑着揉揉她的头，让步道：“行，去就去吧！”

在方怡的记忆里，爸爸从没拒绝过孩子的一点请求，用妈妈的话来说是：“孩子要拿你的头当球踢，你也会双手捧上的。”

妈妈的戏言果然验真了，死神，正恶狠狠地张开血盆大口等待着他。

然而，全家人都忽略了他那句话：“今天有点不舒服。”

谁又能预料得到呢？原本他是那样高大健壮，连伤风感冒都很少有的人，怎么会在海中突然心肌梗塞，溺水而死？

爸爸！……

她至死都不会忘记那个惨痛的一刻：爸爸被蒙上白床单推出急救室，医生懊丧地对心焦如焚的母亲一摊手道：“晚啦！要是早送半小时就好了……”

母亲话没听完，就晕厥在父亲的手推车旁。她和弟妹则撕心裂肺地嚎哭着，摇晃着，要将父亲从奈何桥上拉回，重返阳间。他们深知，父亲是爱着他们的，怎会忍心甩下他们不管呢？

然而，双目微阖，神态如熟睡般的父亲始终不曾睁开他那双又黑又大的明眸。紧闭的双唇也将那无限温情爱意封锁在僵硬死寂的心扉里。

守灵那晚，她木然呆坐父亲身旁，凝视着他那张漂亮安详的遗容，突发异想：爸爸没死，他只是又一次恶作剧，吓唬吓唬我们玩的。

她怎能相信，半天前还身强力壮，爱说爱闹的父亲会撒手一去不复返？

然而，她的祈盼，她的希冀连同父亲的遗体一同化为灰烬。

爸爸的的确确是走了。连同幸福、欢笑一起带走了。只剩下忧伤、悲戚的阴霾笼罩着这浸泡在泪水中的家。

父亲、母亲加孩子，是家庭稳固美满的三角架。

父亲去了。

家庭三角架已空坍一边。怎么办？谁来替代父亲那个支撑点？

是我吗？

方怡酸痛地心一悸，方才梦境中的欲展不开，欲挣不起的沉重下坠感又压迫于她。

怎么办？我才十七岁，如何撑起这个家啊？她苦巴巴地想着，愁着。

终于，困涩的眼皮经不住睡意的侵扰，困顿疲乏的大脑也塞满无尽的忧思，她，进入了一个不安稳的睡梦中。

十七岁，原本是花蕾含笑待放的季节呀。

“起床！快起床洗脸吃饭了！”

是母亲喑哑的嗓音在催唤他们。

方怡本能坐起，揉着惺忪的睡眼内疚道：“哎呀，又睡过头了。”

说着，推推身边贪睡不愿起的方莹道：“快起来吃饭，待会又迟到了。”

方莹老大不愿地扭动几下腰肢抗议道：“又是吃泡饭萝卜干哪，天天老一样，我都吃厌了。”

母亲没好气地训斥她道：“吃厌了？那你还想吃啥？！”

“吃油条、豆浆。”方莹脱口而出道。父亲在世时，都是听她的指挥买早点，自然是想吃啥就吃啥。

“哼，你还在云中雾里过日子哟，哪来的钱买油条、豆浆，我一人工资养你们三张嘴，有碗泡饭吃就不错了，别异想天开地吃什么油条、豆浆了。”母亲白了她一眼道。

方莹有些伤心失意，低下头扁扁嘴道：“就你抠门，爸爸在，什么都有吃……”

这话更刺痛了母亲的心，不等她话说完，方母愤怨地朝她咆哮道：“亏你还有脸说爸爸，不是你死搅活缠，他哪会去游泳，哪会把一条命早早葬送掉。”

闻此言，方莹委屈地大哭道：“呜呜，怎么是我？我又没让爸爸发病……呜呜……爸爸……我，我冤枉了……”

方怡唯恐此事会在妈妈和妹妹心里留下阴影与隔阂，忙劝慰解脱道：“小莹别哭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命里注定了的，是谁也抗拒不了。”

这象是十七岁女孩说的话吗？母亲惶惑不安地望着方怡，心里掠过一丝似喜似忧的酸楚：才十天功夫，方怡完全象变了一个人，言谈举止都在模仿父亲行事。唉，这也真应了那句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只是方莹，母亲斜睨她一眼，心里又涌起一阵不快：都十二岁的人了，一点事不懂，还象过去那么好吃懒做。咳……

“妈！”方怡目光恳求道：“就给弟妹买几根油条吧，我吃泡饭。”

母亲心一酸，眼泪又险些要坠落下来：“小怡，不是妈妈抠门，舍不得给你们吃。妈妈这几十块工资，一分一毛都得算计着花，不然，一家人是根本混不饱肚子的。”

望着母亲过早苍老憔悴的脸，方怡不再忍心说什么，扭过头轻声对妹妹道：“小莹，听话，快起床洗脸，待会迟到又要挨批评了。”

方莹嘟囔个嘴爬了起来，父亲死了，也无人再娇宠她了，她心里好不凄凉，好不委屈。

还是方洪动作快。呼噜抹了把冷水脸，盛了一大碗泡饭，坐在小桌前便稀哩哗啦吃开了：“妈，我们学校要做校服，每套四十元，今天就要交。”

“小洪，你和老师说说，咱家生活困难，那套制服就不要了。”

“那不行，老师说了，每人都得要，将来开校庆、游行什么的，都得穿呀。”

“穿！穿！穿什么衣服不一样？偏要做什么校服！”母亲不情愿地掏出四十元钱，烦躁地道。

方洪接过钱，又埋头大口扒饭，嘴里含混不清地反口道：“这是学校要的啊，我有什么办法。”

母亲长叹一声，眉心揪成团大疙瘩肉：“唉，这日子该怎么过哟！”

这叹息声，堵得方怡心里直发慌，她强咽下一小碗泡饭，便放下碗筷。

“怎么，你就不吃了？”母亲有几分不安了，“是身子不舒服？”

她强颜一笑道：“没，我吃饱了。”

起身拿起桌边的书包，便走出了家门。

钱！钱！

到哪儿能挣到一笔钱，帮助妈妈解脱这困境呢？

方怡小小脑袋瓜里，塞满了挣钱的强烈欲望。

她在小巷的西头突然止住了步，扭过身朝一简陋平房走去。

“吴妈，华华在家吗？”她站立门口招呼道。

“在，在！”吴妈走出门口，见是方怡，略有点意外道：“你找她？咳，还在睡大觉哩。”

说着，冲里屋嚷嚷道：“华华，起来吧，方怡找你哩。”

“什么事？咳，连个好觉也无法睡。”是华华呵欠连天的抱怨声。

方怡歉意地对吴妈一笑道：“真对不起，打扰了。”

吴妈巴结讨好道：“哪里，哪里，我就盼着你多来找华华玩，省得她尽交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不学好……”

方怡顾不上听吴妈的絮絮叨叨，径直掀开布帘，朝里屋走去。

华华衣着一条袒胸露背的桃红睡裙，懒洋洋半侧卧在绿花毛巾毯上，冷眼乜视她道：“哟，女博士，今天咋有空上我家玩呀？”

她俩是睡着一个摇床长大的，小学、中学也一直是同班同学。无奈华华生性好疯爱玩，初中毕业连普高都没考上。待了两年业，去年考进莉莉酒吧当歌星，结交了一些三教九流的朋友，更使马桶巷的居民对她侧目而视，避之唯恐不及。

方怡哩，则考进全市重点高中，入了团，还当了副班长，除了上学做家务，她几乎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她的规矩与好学很快赢得人们的交口赞誉，她，几乎就成了巷内父母教育孩子的楷模。

因两人性格、待遇的迥异不同，自然也就使这对童年好

友越来越疏远，越来越陌生了。

敏感的方怡自然听出华华话语中的讥讽不满了，她淡然一笑道：“问个事，你们酒吧还要歌星吗？”

“谁来呀？”她起身，趿拉着红丝绒绣花拖鞋，走至梳妆镜前，自我端详一番，问道。

“我。”方怡说着，垂下了头。

“你？！”华华诧异了，“你不读书啦？！”

她抬起头，苦楚个脸：“不，我晚上唱歌，挣点钱补贴家用，白天照常上学。”

“那……那会影响学习的，高三是高考的关键，我劝你还是别因小失大了，丢掉一个大学生，太不划算了。”华华忘了前嫌，真诚劝道。

“可我不能瞅着妈妈的忧愁不管哪，一大家人要吃要穿，妈妈一人工资哪里够用。我是长女，我有责任要替爸爸撑起这个家，我要挣钱，我要妹妹有油条吃，我要妈妈不再为钱而窘迫。华华，帮帮我，求你给经理说说好话，让我去唱吧。”方怡恳求地望着华华道。

华华感动了，上前握握女友的臂膀道：“方怡，行，晚上我带你去见经理，冲着你的嗓子，问题不大。下午我陪你上街买两套高档裙子，在那种地方，没这可要招人踩的。”

方怡犯难道：“这？……要带多少钱？”

“两百来块吧，再高档的你也买不起。”华华拿起电吹风小心翼翼地吹理波浪披肩发，漫不经心地道。

“什么？！”方怡倒吸一口冷气，连连摇头道：“我怎么向妈妈开得这个口，家里靠腌菜霉豆腐过日，我还能摆这臭阔气！”

闻此言，华华恍然大悟，拍拍自己的脑袋道：“瞧我，忘了你是身无分文的女秀才。来，看我的。”

说着，便将她拉扯到穿衣镜前，打开大衣柜道：“我的衣服多，你挑两套去穿吧。”

方怡为她的热情豪爽而心头一热，但多年养成的矜持和自尊，又无法使她轻易接受别人的施舍。

“谢谢，我想不需要了吧，我这身校服裙还没穿几次，挺新的嘛，我看就行了，上回学校会演，我就穿这上台唱的歌。”

“吓，你当酒吧是学校哟，这身衣服穿到那，不让人轰下台才怪哩。”华华扁了扁嘴道。

方怡真犯难了：舞厅酒吧她没亲眼看过，但在电影电视里可见过，那的确是个纸醉金迷、珠光宝气之地，若着这身装束，是不太协调。

可象华华那种打扮，她偷睨了她一眼，身上不由疙疙瘩瘩地起鸡皮子了。

华华已脱下身上那条睡裙，过于早熟的身子上无处不透露风尘女人特有的风骚气息。肥腴高耸的乳房上系着一根浅棕镶花边的无带海绵“蒂娜”胸罩，细细腰肢，柔滑平坦的腹部下套着一条浅红色的三角内裤，映衬得那浑圆的臀部、修长白皙的大腿更有几分挑逗放肆的成份。

方怡赧然地收回自己的目光，极不自在地两眼望着脚尖：华华可真大胆解放，竟敢当人面脱换衣服，而自己，生病打针都非找女医生不可。

当她再度抬起头时，华华已换了一身袒胸泡袖的白纱“公主裙”。她拢了拢满头卷曲的乌发，拿起桌边一根白缎带，精心在头发上扎了一朵蝴蝶结。

照照镜子，她颇自得地睇了方怡一眼，微讽道：“别看读书你行，可论穿着打扮，你可是没出壳的嫩鸡崽，还得见识见识，点拨点拨才行。”

说着，单腿踮脚在屋中央来了个旋转720°，笑问道：“怎样？我的女博士，这套装束不俗吧？”

方怡也不得不承认，这套装束是华而不艳，雅而不俗，点头称是道：“嗯，穿上去，你真象白雪公主了。”

华华嘻笑道：“先借给你穿吧，可爱的灰姑娘，祝你穿上它交好运。”

边说着，边褪了下来，叠好后，不由分说地往她怀中一塞道：“给，穿旧了不要紧，等你挣到钱，买条新的赔我吧。”

方怡讪讪一笑，倒真不好再回绝她了。

华华兴致很高，又半裸着身子钻进大衣柜，为她挑选演出服装。

这时，墙上的挂钟敲响了八下。

方怡蓦然想起上学之事，急得把怀中的裙子往床上一丢：“糟了，糟了！都上课了……”来不及再打招呼，抬脚就朝门外冲去。

华华拿了一套茄色珠丽纹束腰连衣裙正欲往身上套，见此，大为扫兴，随手连床上的“公主裙”胡乱一卷，丢之床头道：“去你个书呆子，打搅我一个好觉。”

说着，边套上睡裙，往凉席上一滚，又继续睡她的大觉。

2 马桶巷里的一枝花

方怡一路紧跑快赶，走到学校时，仍迟到了二十多分钟。

第一节课是班主任余敏的语文课，今天讲的是鲁迅的《药》，她实在不舍再旷下半节课，便硬着头皮推开了教室门。

余老师的课被打断，她不悦地抬起头，可见方怡汗水淋漓、气喘吁吁地站立门口，责备目光顿然柔和下来，颌首致意道：“快坐下来吧。”

方怡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找位坐下，可杂乱无章的思绪仍无法平定下来。

到酒吧当歌星，母亲会同意么？邻居、同学们会怎么看？啊，还有他呢？……

蓦然，方怡心灵一颤抖，忍不住扭过头朝右边他的位置望去。

不期，正与他那温柔关切的目光相碰，“轰”地一下，她象是遭电击一般，慌忙躲避他的目光。头，深深垂在胸前，只觉得心脏如受惊的小兔，惶乱狂跳不已。

他是班长凌阳，一个外交官的独子，凌阳不仅长相英俊，学习成绩也是班上数一数二的。

起初，因他俩是正副班长，接触交谈机会远比他人要多，也许，这就引起其他同学的猜测和好奇。

有天下课回家，凌阳唤住她，商谈班上出墙报的稿子，谈完稿子的编排后，正欲出门，不想，前后两个门都被反扣住。

方怡料知是班上同学的恶作剧，又羞又气，待要开窗跳出去时，蹲在窗下偷听的几位男同学，一下站起，七手八脚

把窗关闭，挤眉弄眼啦啦队似地高喊道：

“方怡——凌阳 一对——相好

相好——一对 凌阳——方怡”

方怡欲出不能，欲退不是，气得直跺脚：“你们混蛋！快开门。”

谁知，那伙小子愈发笑得起劲，嘴里竟呜里哇啦乱嚷嚷开了：

“泥人儿，好一似咱两个；

捻一个你，塑一个我，

看两下里如何？

将它来揉和了重新做，

重捻一个你，重塑一个我。

我身上有你，你身上也有了我。

这是余敏老师上课时给他们举例分析的一首古代情歌，没想到，这帮混小子竟以他俩来捻合取乐。

方怡臊得满脸赤红，欲要再推窗回击他们时，一旁，一直默言无语的凌阳柔声唤住：“算啦，方怡，别睬他们，不然，他们会越闹越起劲的。”

两人目光对视时，她看到了那对深凹的黑眸里透着异样的光彩和脉脉温情。

她如同触电一般麻酥颤栗了，一股奇妙甜蜜的柔情象涨潮的海水吞没她的理智，她的思维。

她忘却了刚才的羞恼，忘却了窗外那帮人的存在，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初恋的温馨迷离中。